

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 内涵、构成要素及路向探索

苗光宇^{1 2}

(1. 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 100048; 2. 哈尔滨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摘要: 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和专业化水平是提高教师教育质量的关键,高校教师教育者不同于教师及其他教师教育者,具有自身独特的核心素养。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构成需要体现跨界性与联结性的内在要求、独特性与统整性的价值诉求。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包括理解教师教育、研究师范生与中小學生、发展专业自我等三个维度,将跨界素养、综合素养、生命素养,把握师范生与中小學生生命需要、认知与学习特点素养,高校教师教育者职业道德、沟通与合作、教育元认知素养有机耦合构成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一体化整体结构。推进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发展路径应是建立“三项互通”跨界研究机制、强化自主发展意识与实施以生命成长为基点的有效教学。

关键词: 高校教师教育者; 核心素养; 本质内涵; 构成要素; 路向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2614(2022)11-0008-05

DOI:10.19903/j.cnki.cn23-1074/g.2022.11.001

我国在顶层设计层面十分重视教师及教师教育队伍建设,“十四五”规划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本科教育”“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素质”的目标^[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大力振兴教师教育,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2]。高校教师教育者是教师教育的主要师资力量,是培育专业化教师队伍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决定性因素。“高校教师教育者既包括承担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学法等教师教育类课程的教师,也包括承担各学科专业课程的教师”^[3]。高素质专业化教师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师教育者,高校教师教育者在教师培养中具有重要作用^[4]。在一流教师教育建设、师范专业认证以及综合类大学参与教师教育的形势下,对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必定提出更高的诉求。因此,探明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问题显得尤为迫切,那么,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本质是什么?其内在结构是什么?提升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路向有哪些?这些问题是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及教师教育质量的关键点。

一、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本质内涵

1. 跨界性与联结性: 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内在要求

高校教师教育者是培养未来准教师的教师,主要承担准

教师职前教育阶段的培育,为之成为卓越中小学教师提供坚实基础,是教师教育的主要师资力量。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具有跨界性与联结性。跨界性指涉两个方面:一是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应具有弥合教师教育“理论—实践”鸿沟的跨界能力,是教师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践指导者”的跨界工作者;二是高校教师教育者是师范生教学知识与技能、科学文化修养与师范生生命健康成长的跨界培养者。联结性一是指高校教师教育者要研究师范生与中小學生,要具有关于师范生与中小學生的知识,成为“成人世界与未成人世界”联通的联结者;二是高校教师教育者要搭建不同学院、不同高校、高校与中小学之间沟通合作平台,成为搭建学院—高校—中小学学习共同体的联结工作者。

长期以来,高校教师教育者倾向于将自身视为教师教育“理论研究者”或“科研工作者”,这一固守身份认知在理论层面上看源自于教师教育原理中“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这一对真实的假问题以及“关注教学学术还是学科学术”的教师成长内容指向^[5];从实践层面上看源自于高校职称评聘与绩效管理的固有思维。实际上,高校教师教育者不仅要让师范生明确“为什么教”,还要让师范生探索“教什么”“怎样教”,即要教师师范生“怎样‘学’,还要教他们如何‘教’,其教学行为本身还具有示范‘教’”^[6]。这就要求高校教师教育者要弥合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成为徜徉于教

收稿日期: 2022-03-10

基金项目: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核心素养视域下的教师教育模式研究”(编号: 20EDC195); 黑龙江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师培养模式改革研究”(编号: SJCY20200423);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教学学术的大学英语专业发展及制度建设研究”(编号: 19EDB092)。

作者简介: 苗光宇,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哈尔滨学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 教师教育。

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跨界工作者”,具有教师教育“理论—实践”跨界能力素养。

高校教师教育者面对的是未来从事6—18岁中小学生学习工作的教育者,高校教师教育者要引导师范生不仅能够传授未来教育对象所需知识,而且能够带领中小学生学习开展文体活动。因此,高校教师教育者不仅要成为教师教育优秀理论研究者与实践指导者的跨界工作者,也是师范生科学文化修养的培养者和跨界的培养者,其核心素养要体现跨界性。马克斯·范梅南认为,“教育学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7]。高校教师教育者要促进师范生生命健康成长,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师范生能够为其未来教育对象生命健康成长提供有效能量,因此,高校教师教育者要作为成人的师范生,能够进入中小学生的未成年人世界,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要体现联结性,联结师范生与中小学生学习世界,联结不同专业、不同学院、不同高校与中小学,协同培养师范生,共同研究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

2. 独特性与统整性: 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价值诉求

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内在要求决定了其核心素养的独特性,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不同于其他高校教师以及中小学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也应体现“独特性”,且其知识、技能与态度并不是独立呈现的,而是要实现统整性的价值诉求。相对于其他高校教师,“教师教育者的实践活动不仅关注自身的教学实践,也要关注师范生的学‘教’活动”^[8]。相对于中小学教师教育者,高校教师教育者是准教师职前教育阶段培育的主力军,更应注重立足实践取向基础上深耕教师教育理论,理解“全景式”的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在横向上从时间维度了解教师职业的发展脉络,在纵向上研究中小学教师工作的特性,正确处理好教师职业性与大学学科专业性的关系。

基于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联结性的内在要求,高校教师教育者要联结作为成人的师范生与作为未成人的中小学生学习世界,联结的方式就是“爱”。这种“爱”具有“二重性”的独特性,爱的对象是师范生与中小学生学习,且爱的行为是自愿的获得快乐的行为。休谟认为,人的社会动机中有一种是出自关爱他人的动机,这种爱是发自内心的;康德将爱分为病理学的爱和实践的爱,实践的爱是一种行动,是出于义务本身的善行^[9]。高校教师教育者对师范生与师范生未来教育对象的“爱”,对高校教师教育者自身来说,既是康德所说的“高兴的(gern)”行为,也是休谟所认为的“发自内心的”行为。这种爱的“独特性”是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独特性的价值诉求。

高校教师教育者的必备品质与关键能力是一个复合统一体,应体现统整性的素养价值诉求。兰德曼认为,“人在天性上是未完成的、不完善的和未确定的”^[10]。师范生与师范

生未来教育对象都具有未完成性与非特定化的特点,师范生教育对象更具有可塑性与符合自身年龄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要以能够有助于师范生成为卓越准教师、师范生未来教育对象生命健康成长提供有效能量为基准。霍姆斯小组提出胜任教学要有四种知识,即“广泛的普通教育、学科知识、教学法知识以及实践经验”^[11]。对教学知识的研究是从整体视角出发的,需要建立以爱为核心的统整性一体化素养结构。

二、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

1. 理解教师教育: 跨界素养与综合素养

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具有跨界性的内在要求,高校教师教育者要联通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弥合教师教育“理论—实践”鸿沟;高校教师教育者要引导师范生既能教学学科知识与技能,又能带领中小学生学习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促进师范生生命健康成长。因此,高校教师教育者要具备跨界素养与综合素养,深入理解教师教育。跨界素养是指教师教育者要贯通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包括具备以及“教”学科基础、学科教学、教育知识与能力,课堂、班级、学校管理知识与能力。高校教师教育者跨界素养包括其教育理论知识与中小学生学习能力,以满足理解“全景式”的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价值诉求。现象学在面对事物、意识本身时强调回到“社会生活世界的本身”,高校教师教育者通过“还原”中小学生学习场域,增加中小学生学习经历,从而使自己不至于囿于高校场域,更好地贯通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

高校教师教育者跨界素养还应指涉跨学科知识。师范生面对的未来教育对象是整全的人,他们世界的知识是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师范生仅掌握一门学科知识是不符合师范生未来教育对象发展规律的,因此,高校教师教育者不仅要具备所教学科知识,还要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之间互动”的知识,从而引导师范生依据中小学生学习身心发展规律促进中小学生学习生命健康成长,使师范生能够与不同学科之间进行对话。同时,高校教师教育者要满足培养师范生科学文化修养与促进师范生生命健康成长的跨界性,高校教师教育者还应具有综合素养与生命素养。综合素养即广博的人文知识、当代科学基本知识与艺术知识,以提高师范生科学文化、人文与艺术修养;生命素养是指高校教师教育者要具有生命教育理论知识,将生命教育理论融入教育教学,促进师范生生命健康成长,从而引导师范生能够引领未来教育对象在快乐学习中拓宽生命的“长宽高”,为中小学生学习生命健康成长提供有效能量。

2. 研究师范生与中小学生学习: 理解生命需要与学习特点素养

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具有“联结性”的内在要求,高校教师教育者要通过爱联结师范生与师范生教育对象的“成

人与未成人”世界,这种爱要具有面向师范生与中小学生的“独特性”,满足“高兴的(gem)”与“发自内心的”爱的动机与行为。高校教师教育者就要研究师范生与中小学生的知识,理解师范生与中小学生的生命需要、认知与学习特点。

高校教师教育者对师范生与师范生未来教育对象的爱应体现“二重性”的独特性,即爱的行为的自愿性与内在性。爱的前提是马丁·布伯所提出的“我一你”平等相遇的关系,爱的实现需要高校教师教育者了解师范生与其未来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特点、生命需要与学习特点。黑格尔认为,“人有权把他的需要作为他的目的。生活不是什么可鄙的事,除了生命以外,再也没有人们可以在其中生存的更高的精神生活了”^[12]。卢梭认为,“有了生命,接着也就有了需要”^[13]。可以说,需要是伴随着生命而产生,“生命需要是个体生命成长的原动力,需要是个体生命生成多种可能的动力所在”^[14]。高校教师教育者要认识师范生与师范生未来教育对象生命需要,了解其生理与心理发展、心灵成长特点及其需要,尤其是要引导师范生认识中小学生的生命需要。迈·凯梅·普林格尔认为,儿童有四类需要,即对于爱及安全感的需要、对于新体验的需要、对于赞扬和认可的需要、对于责任感的需要^[15]。除此之外,高校教师教育者在引导师范生认识未来教育这四种需要的同时,还应了解其未来教育对象被关注的生命需要,通过获得积极关注为双方生命健康成长提供有效能量。

杜威认为,“要发现引起自我教育的活动或学习的种种条件,要同学生的活动协作,使学生的学习成为他们活动的结果”^[16]。高校教师教育者应了解师范生与师范生未来教育对象认知与学习特点与其“经验的连续性”,高校教师教育者可以通过引导师范生在“爱”中小学生的基本点上,能够为中小学生学习提供条件并使其作出反应,为其学习自然地发生提供情境,以此与中小学生的“世界相通”。

3. 发展专业自我: 职业道德与教育元认知素养

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独特性的价值诉求既体现在爱师范生与爱师范生未来教育对象上,也体现在高校教师教育者自爱、职业情感上,即高校教师教育者在发展专业自我过程中应具备的独特素养。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构成既要满足其搭建专业、学院、高校与中小学之间“共同体”的联结性的价值诉求,也要让师范生明确“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那么,高校教师教育者就要具有自爱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素养、沟通与合作素养、教育元认知能力素养。

帕尔默认为,“真正好的教学来自教师的自身认同与完整”^[17]。高校教师教育者要观照自身的内心世界,要具有自爱素养。这种自爱并不是自私,卢梭认为,“只要把自爱之心扩大到爱别人,人就可以把自爱变为美德,这种美德,在任何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可以找到它的根底的”^[18]。高校教师教

育者对自身的爱与对师范生与中小学生的爱并不是只能择其一。弗洛姆认为,“我自己必然是爱的一个对象”^[19],“就‘对象’与我们自身而言,爱在原则上是不可分割的”“在所有具有爱他人能力的人中,我们都能发现一种爱他们自己的态度”^[20]。可见,高校教师教育者自爱是爱师范生与师范生未来教育对象的前提,高校教师教育者要注重自身生命需求、关爱自身生命成长,能够自我调节情绪,保持平和心态,高校教师教育者自爱能够更好地让爱联通师范生与中小学生的生命世界,以引导师范生热爱教师职业、能够培养中小学生的爱的能力。在职业情感上,高校教师教育者要热爱教师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职业理想与敬业精神,遵守职业规范。这既是高校教师教育者自身发展的基础,也是高校教师教育者的必备品质。

高校教师教育者自身发展维度素养要体现联结不同专业—学院—高校—中小学的联结性价值诉求,高校教师教育者要具有沟通与合作素养,通过不同教师培养机构协同培养师范生,共同研究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同时,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结构也要体现“示一教”“教一教”的特性,让师范生明确“为什么教”“教什么”“怎样教”,因此,高校教师教育者要具备教育元认知能力,“教师教育者被期望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能够进行不断的反思,特别是行动中的反思”^[21]。高校教师教育者要能够对教师教育问题进行反思、评判,引导师范生思考在学习教学中运用何种方法的能力,培养师范生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与理论自觉。

三、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发展路向

1. 高校教师教育者自身: 强化自主发展意识

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发展从高校教师教育者本身来看,高校教师教育者需要具有积极、主动的自主发展意识,这意味着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发展既是一个自我建构过程,也是一个积极主动自觉的长期发展探索过程。高校教师教育者要发展专业自我,实现“自爱素养”、教育元认知素养,注重自身生命需求、关爱自身生命成长的达成,需要高校教师教育者强化自主发展意识,增加自主学习机会,增强反思与元认知能力。

高校教师教育者要促进跨界素养、综合素养、生命素养,了解师范生与中小学生的知识,也需要高校教师教育者自身不断地进行自主学习。高校教师教育者在其核心素养发展进程中不仅要学习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知识、跨学科知识、关于师范生与中小学生的知识,还要进行不断反思与研究。对于高校教师教育者来说,教师学习有理论性学习(概念性知识)、经验性学习(实践智慧)以及 Karen E. Johnson 强调的感性知识(实践智慧),通过不断反思与“自我研究帮助教师教育者成为研究者”^[22],形成教育元认知能力,贯通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培养师范生具有一定的理论自觉与科

学研究能力。

高校教师教育者自主发展意识是高校教师教育者从自身本体视角出发发展其核心素养的关键。高校教师教育者需要在关爱自身、师范生生命成长、热爱教师教育事业基础上自主学习、自我研究的过程中及时关注前沿“全景式”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自身的教学实践与师范生的学“教”活动,发挥其进一步价值,即创造关于教学的新知识^[23]。高校教师教育者既要对自身的教学实践开展实践观察与理论反思,也要对同僚的教学实践进行相互反思^[24],主动思考自己的教学行动及其情境并作出具身性的理性研究,及时反思并调整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促进教师教育“理论—实践”跨界能力素养、教育元认知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因而,高校教师教育者需要依据师范生与中小學生、自身生命需求、发展专业自我、理解教师教育需要的素养进行积极、主动的自主发展意识与行动。可见,高校教师教育者需要有明确的“自主发展意识”,才能根据自己的职业发展目标和计划规划自己的核心素养发展,真正理解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内涵并促进其自身核心素养发展。

2. 构建核心素养发展条件:建立“三项互通”跨界研究机制

要实现高校教师教育者跨界素养、研究师范生与中小學生素养的达成,促进高校教师教育者沟通与合作能力的发展,需要建立“三项互通”跨界研究机制,搭建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相通之桥,联通师范生与中小學生的成人与未成人世界,为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发展创造条件。

所谓“三项互通”跨界研究机制是指两类教师教育者、培养机构与学术研究等三项互通。两类教师教育者互通是高校教师教育者要与中小學教师教育者建立长期沟通与合作跨界交流机制,共同研究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形成理解师范生与中小學生生命成长特点协作共同体。培养机构互通是跨专业、跨学院、跨学校联结互通,高校教师教育者要自由徜徉于其中,跨专业是指高校内“教育学类”“学科教学论”不同专业高校教师教育者要做好协调互通工作,打破“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跨学院是指联合高校内不同学院,如艺术学院、人文学院,协同培养师范生,在培养师范生艺术素养与科学文化修养的同时,促进高校教师教育者自身综合素养的发展。跨学校是高校与高校、高校与中小學跨界合作,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发展可以通过教师教育研究专家与高校教师教育者所在单位协同培养高校教师教育者,提升高校教师教育者学历层次,通过博士阶段学习深化教师教育理论研究,更好地发展高校教师教育者理解教师教育维度素养。另外,通过高校与中小學跨界合作,开展跨界行动研究、课例研究共同探究教师教育理论与实践。学术研究互通是高校教师教育者研究、学习内容要与中小學研究进程彼此联通,在实践中形成行动、研究、反思一体化,同时提升高校

教师教育者教育元认知素养。

通过建立互通跨界研究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高校教师教育者跨界素养、综合素养、沟通与合作素养的实现,为更全面地、系统地、全景式地掌握师范生与中小學生认知与学习特点、生命需求提供必需场域。跨界研究机制的长期有效互动合作与交融对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将会起到持续发展与提升的作用。

3. 营造核心素养发展环境:实施以生命成长为基点的有效教学

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的核心是“爱”,这种爱体现在高校教师教育者对自爱、教师教育事业与师范生、中小學生“发自内心的”爱的动机与行为。海德格尔认为,爱是人存在的最根本的构成现象之一。同时,爱也要体现在高校教师教育者生命素养的实现,高校教师教育者要能够促进自身以及师范生与中小學生生命健康成长。为实现这一素养的生成,高校教师教育者需要构建能够为生命健康成长提供有效能量的有效教学。

在爱的基础上建立以生命成长为出发点、落脚点的有效教学,能够为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发展营造必要而充分的环境。“有效教学的研究对象是教师的教,教师的有效教学目标指向学生发展”^[25]。高校教师教育者需要在教育教学中运用跨学科知识与跨界能力、扁平内融式知能结构,促进教师自身生命成长与师范生、中小學生生命健康成长。建构“以生命成长”为基点的有效教学应从以下两个方面推进。其一,建立以高校教师教育者—师范生—中小學生生命成长为核心的教学与学习模式。关注自身与师范生教学与学习体验,形成“灵魂触碰天花板”的有效教学体验,满足师范生生命需求与学习需要,在教“教”的过程中能够使师范生根据中小學生的生命需求建构学习内容与学习方式,注重让师范生掌握形成以促进中小學生生命健康成长教学设计能力、跨学科与主题式的教育教学能力。其二,要构建以生命成长为中心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高校教师教育者要满足研究师范生与中小學生的素养诉求,需要将生命教育理论与实践融入教师教育课程中,开发与设置以培养师范生与中小學生健康生命为核心的生命教育、文艺、体育类课程体系,加大选修课程的比例,促进高校教师教育者自身、师范生与引导师范生在未来教育教学中为中小學生生命健康成长提供有效能量。

通过建立以生命成长为基点的有效教学,能够在环境上实现高校教师教育者生命素养、职业道德、研究师范生与中小學生素养的实现。高校教师教育者核心素养是具有“独特性”“跨界性”“联结性”的统整化一体式结构,这一核心素养结构的实现需要教师教育者培养机构内部与外部“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向”^[26]、教师教育者自主发展意识、跨界行动研究机制与有效教学体系多方协同,才能实现高校教师教育者这一新型专业人才的成长,是从本质上提升我国教师

教育质量的关键点。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2021-03-13.
-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18-01/31/content_5262659.htm. 2018-01-31.
- [3] 陈威. 论大学教师教育者专业实践的改善及其实现路径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9(12): 79.
- [4] A. Lin Goodwin, Laura Smith. What Should Teacher Educators Know and Be Able to Do? Perspectives From Practicing Teacher Educators [J].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2014(4): 284.
- [5] 赵正陈琦. 高师院校教师教育师范性与学术性之争的再认识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11): 119.
- [6] 刘鹂, 王娜. 教师教育者教学能力模型架构的验证性因素分析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4(4): 8.
- [7] [加] 马克斯·范梅南. 教学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18.
- [8] John Loughran. Developing a Pedagogy of Teacher Education: Understand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About Teaching [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4-6.
- [9] 黄彦华. 近代西方情感主义伦理学与道德教育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7: 66.
- [10] [德] 米切尔·兰德曼. 哲学人类学 [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6: 228.
- [11] [美] 默里. 师范教育改革的目标: 关于霍姆斯小组报告的执行总结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584.
- [12] [德] 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144.
- [13] [法] 卢梭. 爱弥尔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38.
- [14] 刘慧. 生命教育导论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53.
- [15] [英] 迈·凯梅·普林格. 儿童的需要 [M]. 北京: 春秋出版社, 1989: 24-51.
- [16] [美] 杜威.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 第 3 卷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204.
- [17] [美] 帕尔默. 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2.
- [18] J - J Rousseau. Emile or On Education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305.
- [19] [美] 弗洛姆. 为自己的人 [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 129.
- [20] [美] 弗洛姆. 爱的艺术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 62.
- [21] [23] Kari Smith. Teacher educators' expertise: what do novice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ors say? [J].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5(21): 177, 178.
- [22] Jean Murray, Trevor Male. Becoming a teacher educator: evidence from the field [J]. Teacher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05(21): 125.
- [24] [日] 佐藤学. 著. 钟启泉. 译. 学校再生的哲学 [J]. 全球教育展望, 2011(3): 10.
- [25] 陈云奔, 刘东华. 有效教学: 概念澄清与研究定位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6(16): 51-52.
- [26] 王强, 赵岚. 从工具走向价值: 高校教师教育者身份认同的现实困境与理性复归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2(3): 75.

Core Literacy of Teacher Educators in Universities: Connotation, Constituent Elements and Exploration of Its Direction

MIAO Guang - yu^{1,2}

(1.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2. Harbin University, Harbin 150086, China)

Abstract: The core literacy and professional level of teacher educators in universities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eacher education. Different from teachers and other teacher educators, teacher educators have their own unique core literacy. Its composition needs to reflect the internal requirements of interdiscipline and connectedness and the value demands of uniqueness and integration. The core literacy includes three dimensions: understanding teacher education, studying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developing professional self.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he interdiscipline literacy, comprehensive literacy and life literacy, to grasp the needs of the life, cognitive and 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literacy of the students of normal universitie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nd the professional ethics, communic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educational metacognitive literacy of teacher educators to form an integrated structure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college teachers and educators. The wa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re literacy of teacher educators should be to establish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chanism of "three interconnections", to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and to implement effective teaching based on life growth.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 educators; core literacy; essential connotation; constituent elements; direction